

尚書詳解



尚書詳解卷二

宋

夏

僕

撰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舜典篇末載舜終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
作同其書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言歷試諸
難作舜典先儒謂不足以盡一篇之義不知慎徽以
下所叙皆堯老舜攝之事故鄭元謂舜之美事在于
堯時則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其德實于攝事之時見

之序惟推原陟帝位爲天子之由以明舜典之所以
作故第曰歷試諸難舉其大畧也如大禹謨序言臯
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命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未嘗言及禹受命以後事亦此例耳其曰虞舜者或
謂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
是也又謂舜自虞卽帝位都安邑二說皆以虞爲地
名按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虞言其族也嬪
婦也謂行婦道于虞氏之族也鄭元謂虞氏舜名其
說甚當側微微賤也與堯典側陋同不在朝廷謂之

側其人貧賤謂之微聰明卽書所謂明四目達四聰
是也謂舜以微賤之人有聰明之德堯聞之欲使之
嗣位焉然堯非遽使之嗣位也蓋堯雖已聞之而究
未知其實行故其始先試以二女見其能釐降二女
于媯汭已知其正家矣能正家者必可以正天下故
至此歷試諸難則又試以天下事也陳少南有言曰
堯之得舜由于師錫而序篇乃以堯聞斷之則堯之
得舜故不在師錫之後也人君苟無先見之明而惟
左右近習之人是聽其于治也亦末矣司馬文正公

有言曰舜自修于畎畝之中而聞于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難也二說尤可取故特存之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立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蓋作史者總序舜之德也典謨之體皆如此如堯典之首言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大禹謨之首言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皐陶謨之首言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蓋爲

此人作此書必先敘此人有此德體制自應如此也蓋作書者之意謂我順理而考于上古得帝舜之行事而載于書書曰堯有此文德之光華舜能重之協合于帝堯而無異不惟能重華而已而且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恭恭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凡此八者卽元德也元幽遠之稱言舜有德而潛修于幽遠之處然舜之德雖韜藏于幽隱之中而實升聞于天朝故堯命以位使之攝行天子之事卽下文所

謂徽五典之屬也夫作史者先言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而後言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舜于
未登庸之前其光輝之德固已能重堯之華矣德既
不約而契宜其雖處側微而堯獨聞而知之也由是
觀之則堯之知舜非聞于言語物色之間也堯有是
德而舜重之以心相知則若契券焉蓋有非耳之所
能聞目之所能見者程氏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
者以形容其聖德如稱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稱文王
曰徽柔懿恭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皆聖人之德美

此論甚當王氏云堯言欽明文思爲成德之序舜言
濬哲文明爲修爲之序此繫說也林少穎皆以爲堯
舜之德此說殊可喜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故以慎徽五典接堯典帝曰
欽哉之文而爲一篇至孔氏纂壁中書始釐爲二加
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爲二篇正義謂東
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

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之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求遺典始得之是舜典之書前此實以慎徽五典爲首也慎徽五典司徒之職也納于百揆奮庸熙載之任也賓于四門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凡此蓋舜元德升聞於堯堯將命之以位使之兼統衆職以驗其

能否卽上所謂歷試諸難是也程氏謂五典克從無違教而後浸至於百揆之任禮待四方諸侯協和而後至於大麓之任其意蓋謂先使之徽五典五典從而後使之宅百揆百揆序而後使之賓四門四門穆而後使之納大麓殊不知上言乃命以位而繼以慎徽五典納於百揆等事則是堯旣命以位則五典等事無所不統舜旣兼統庶事則以之慎美五典之教而五典克從無違教以之納于百揆而百揆時叙無違事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

不和穆以之納于大麓則雖烈風雷雨不至迷錯而
害物是皆帝舜兼統庶事隨所施設各底成效初無
浸至之理故唐孔氏曰舜既臣堯無所不統非五典
克從之後方始納于百揆非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
于四門此說甚當按左傳文十八年載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
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隤斨檮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敘則徽五典宅百揆雖堯以是試舜舜
實舉元凱以爲之安得爲試諸難哉蓋將以天下授
舜并以是數事付之以觀舜所以處之之術如何非
欲舜一一躬親其事也舜之于此果能登庸衆賢分
治其事則舜所以處之者蓋有道矣宜乎堯以天下
授之也納于大麓說者不同孔氏謂納于百揆則此大麓尤
幾之政卽百揆之職也前旣納于百揆則此大麓尤
當爲大錄萬幾說者又謂麓地名卽禹貢所謂大陸

既作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既試舜以諸難舜隨施設各底成功至此特俾之陟帝位故命之曰格汝舜格來也言來汝舜堯呼舜來謂之曰來汝舜我常詢汝以天下之事與汝反覆辯論以考汝之言其措置當爾其成謀當爾今三年矣而汝向來所言皆以底行而可以立功則汝可爲能言而又能行矣汝其不可庸命以登天子之位乎

底績卽上徽五典宅百揆賓四門納大麓皆舜底行之實迹也堯既命舜陟帝位而舜乃辭不敢當故曰讓于德弗嗣王氏謂讓于德者遜於有德之人也弗嗣者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沈氏謂舜以其德不能繼堯故辭讓不敢當二說皆通故兩存之正義曰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夫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何也鯀待三考冀其成功無成乃黜之緩刑之義舜既有成他無所待故一考卽升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義謂舜既讓而堯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祖之廟蓋堯爲天子于此事終而授與舜舜受之而不更始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謂堯受終于文祖故李校書辨之謂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言在璿璣玉衡之屬亦豈屬堯乎正月李校書謂歲之首謂之正月猶正貳之正蓋亦訓長王氏謂政事當歲易者妄也下文格文祖言月正者亦正月也特變文耳王氏謂舜避堯之子

方其未踐位天下無政故此格文祖卽月而後有政故言月正亦鑿也上日謂朔日孔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辛上丁上戊日之類三說不同林少穎謂下文言月正元日正月朔旦則此云上日亦宜是朔旦蓋禹受命於神宗旣用朔日則舜受終于文祖亦應用朔日不應獨用上旬與上丁之類其曰上日者特變文耳故唐孔氏謂月之始日謂之朔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其于一歲是上日也但元日說者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之言謂元日

乃所擇吉日非朔日殊不知月朔謂之吉擇而用之亦謂之吉論語有吉月必朝服而朝則月朔亦有言吉者矣吾安知書所謂元日非月且乎文祖堯之太祖也蘇氏謂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所從受天下者文宗授天下於人必告於我所從受之人則文祖實堯之祖也特不知所祖果爲何人耳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卽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可指爲顓頊矣但去古旣遠不可以爲必然之論故唐孔氏謂堯之文祖不可強實

亦多聞闕疑意李校書謂孔氏以文祖爲堯文德之祖以藝祖爲卽下文祖文祖又卽藝祖也故知藝祖卽文祖此說甚當但神宗亦以爲文祖則有可論者蓋舜受堯之天下于受終與告卽政之事皆宜就堯之祖廟至禹則受天下于舜矣則受命當於舜之祖廟豈宜亦就堯之祖廟哉故知神宗卽有虞氏神宗之廟所謂祖顓頊而宗堯者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以璿爲璣玉衡以玉爲衡唐孔氏謂是天文之

器漢世謂之渾天儀者是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以一人可以運轉故曰璣衡橫簫長一尺孔徑一寸將考天象先懸璣於上運轉之以象天之運轉然後以衡從下望之以知星宿此璣衡之制也在察也七政日月五星唐孔氏謂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有異政故謂七政不若沈博士謂君政得於下天文序於上自然之應故以政言之此說是也然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

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凌厯鬪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皆時數軌度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厯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卽玉衡也但璣孔氏云美玉王氏云美珠二說不同後世渾儀旣不用珠玉用銅爲之則古之璣衡或以玉爲之或綴珠其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曰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旣受堯之終于文祖

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巳之當天與否使七政有愆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必不然也使其不審天心不符人望則不受之既已受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豈理也哉然則舜受終必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蓋既攝帝位將巡狩方岳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于是也蓋舜攝位既齊天文於是乃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

告以攝位之事類禋望徧唐孔氏謂皆祭名所謂類者孔氏謂類以攝位事告故謂之類蘇氏亦謂以事告非常禮肆帥類造上帝注非常祀故曰類與此合六宗之祭不見于經諸儒皆臆度之誠可疑晉張髦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之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者天紳非人鬼也孔安國曰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

有之意其必有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
以理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以私意
所能損益哉春秋不郊猶三望分野之星與中國山
川乃知古者郊祀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
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禮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蓋與類于上帝爲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
則曰燔柴於太壇况祭法謂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
合于所謂六宗者但鄭元曲爲異說而改宗爲禋未
可信也至望山川徧羣神林少穎則依孔氏傳而爲

之說曰山川爲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至此
時而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有功者亦
皆祭之此亦本于祭法而爲之說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斂也五瑞五等諸侯之瑞玉也舜既斂諸
侯之五瑞而四方諸侯以舜居攝來朝賀遠近不同
來有先後故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然既月說者不
同孔氏謂盡正月中乃日見四岳羣牧林少穎以既
月爲二月劉敞則謂正月之明日乃二月朔陳少南

因謂之既盡也盡一月乃以是觀諸侯亦謂二月朔也三說不同此皆未盡余謂三說雖不同然孔氏徒見下文言二月東巡狩遂以既月爲正月殊不知觀岳班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不應加既月乃三字蓋謂舜五載一巡狩于其當巡之歲故二月往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則自歲二月以下乃作書者載舜巡狩之歲月本不與上連文不可泥此二月卽以既月爲正月也况上文言正月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至輯五瑞而後言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而班瑞實二月事也但少穎謂盡二月之日亦不可蓋觀岳班瑞不應許多日劉敞陳少南謂二月朔亦不可蓋舜攝位四方諸侯遠近不同故聞有先後而來賀必不能如他朝會同于一日余謂既月當爲一句乃日觀四岳羣牧爲一句蓋舜自正月受終繼而察璣衡祭羣神輯五瑞行是數事月既盡矣乃于月盡之後日觀見四岳羣牧既見羣牧乃還以其所輯之瑞班而還之使歸於國蓋此瑞本于舜居攝班還於諸侯若舜親授故爲舜臣

所以與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

歲二月東巡守二孔皆謂舜既班瑞於羣后卽以其歲二月東巡守省守土之諸侯此說不然蓋上文觀岳班瑞乃二月事前于既月解辨之詳矣觀岳班瑞既爲二月事則此二月不應爲當年二月事少穎以此二月加歲字于上乃歲之二月蓋前一年羣后來

朝故臣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於四岳此說雖順經文而經無明文又安知歲二月爲明年之二月哉蓋經但云歲二月未嘗言來歲之二月豈可直指此歲字爲來歲乎余謂舜之居攝先既輯瑞次之班瑞自是之後必有一歲往巡狩四方故此直云歲二月東巡狩必是居攝之後于中有一歲二月巡東五月巡南八月巡西十一月巡北也岱宗唐孔氏謂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也一曰岱宗其說以岱宗卽泰山也舜既巡狩故先至東岳之

下燔柴祭天以告至既燔柴祭告至乃望祭山川而秩者蓋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有其序故山川不可不盡其秩序也舜既燔柴告天望祭山川卽于東岳之下遂見東方之諸侯而與之考制度自協時月正日以下皆考制度之事也孔氏謂協時月正日合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歷之官天子歷官主頒朔于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則不得自爲正乃受歷

于天子還以天子之歷頒授其民故堯命羲和四子定律數既頒朔于諸侯矣至舜居攝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狩而協之協之爲言合也蓋以王朝之正朔考而合之然時月言協而日言正者蓋時之差常起于日之不正故日尤不可不正也時月日既協而正之則歷法定矣歷法既定然後律度量衡可考而知焉蓋度量衡生于律而律之十二又生乎歷之十二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成度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

焉則律度量衡實本于厯矣律度量衡既本于厯則
舜于巡狩之際欲同律度量衡所以必先協時月正
日與同之如何軍考而核之使遠近內外均同如一
也既同律度量衡于是又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欲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蓋禮隨時損益久而不修必
有偏而不起之處故巡狩之際所以修之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者巡守于四岳之下觀諸侯考正制度
故五等諸侯與其國之卿大夫士各以其所執之玉
帛生死以贄見于天子鄭元謂贄之言致所執以自

致也此說是也但孔氏以五玉連上修五禮之文唐
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此說不然夫禮固有
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不過
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橫渠以修五禮爲一句今
按周禮典命雖只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
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竊意孔
氏亦有所據但不知出何書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
雁是也一死謂士執雉是也鄭元謂羔取其羣而不
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不失其行雉取其守死而不

失其節恐或如此至林少穎則謂所贄之物量其貴
賤輕重以寓其等差非有義理于其間王氏曲生義
訓穿鑿之甚皆無取焉夫既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贄又云如五器卒乃復者三帛二生一死天子受之
惟五玉禮終則復還諸侯程氏謂諸侯尊而至重已
覲復還其玉所以禮答列辟此說是也按聘義云聘
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璧輕財重禮也此雖主于聘禮
竊意朝禮亦然又按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
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大夫以

下見國君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贄已臣皆
不還其贄是三帛二生一死則不還也又按周禮膳
夫云凡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鄭
司農注云以羔雁雉見者亦受以給王膳則三帛二
生一死不還也明矣河南劉敞不深求其故乃謂五
器爲吉凶禮樂戎器陳少南和之乃謂如同也巡狩
之時同吉凶禮樂戎器巡狩既畢乃自方岳反還蓋
謂巡狩既修五禮又修五玉又修三帛又修二生一
死至此又同五器卒事乃復還此皆徒見前言五瑞

又云五玉又云五器辭異如此遂生分別不足取也
程氏謂五器卽五瑞五瑞卽五玉以其物言則曰玉
以其寶言則曰瑞以其形言則曰器此說是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舜之巡守旣以二月有事于岱宗岱宗禮畢因而南
巡以五月至於南岳衡山其燔柴望秩山川以下皆
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因而西巡以八月至于西岳

華山其禮亦如初時西岳禮畢因而北巡而以上有
一月至于北岳恒山其禮同于西岳之禮四方巡行
其禮如一然必曰如岱禮如初如西禮者特作史者
變文耳本無別義北岳禮畢然後復于京師格于文
祖之廟其牲用特牛告于文祖以其歸之旣至故曰
格春秋桓十有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左
氏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焉則舜之格藝祖卽此所謂飲至之禮也孔氏云藝
祖卽文祖以文之與藝其義相同故知其必爾也朱

博士曰天子巡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東而夏南秋西而冬北又以地言之則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由此以入京師蓋理當然此說得之據此云巡北岳既畢然後歸格子藝祖用特則是一歲周四岳然後歸也胡舍人疑之以謂計其地里恐不相及鄭元乃以謂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出夫一出而巡四岳胡舍人尙計以地里考其日程謂不能周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仲月再出則一歲出入往來不啻數萬里此必無是理也故孔氏有言

曰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若如鄭言當于每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歸而復去計程不能周徧此未必然也是說甚當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前旣載舜巡守四岳之事至此則又總結前言故言五載一巡守謂此巡守四岳之禮蓋五載而一行也羣后四朝說者不同孔氏謂羣后各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胡舍人旣疑其一載而不能巡守

四岳遂以五載一巡守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之所以四朝五年之中一歲息駕二說皆不然蓋上文言肆覲東后而南西北覲禮又皆如岱如初如西則巡守之際諸侯朝于方岳之下上文已備言之不應于此又言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則孔氏之說所以不然者此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是諸侯未嘗不來朝于京師今若胡氏謂四年巡四岳諸侯四朝方岳則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之下而已未嘗朝京師必

無此理則胡氏之說不然矣惟鄭元謂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此說得之蓋唐虞分天下爲五服其在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臣朝夕見焉不特朝覲至于侯服當一年一朝綬服當二年一朝要服當三年一朝荒服當四年一朝四年朝畢則五載天子巡守若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卽此禮也但時有先後故禮有詳畧則巡守來朝年歲不無久近之不同耳旣言羣后四朝下又言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者蓋天子五載一巡守但協時
月同律度修五禮之類而已未暇黜陟也五載一巡
守之後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京師則訪問之使
陳其言既言矣則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之既著則
庸以車服也庸與格則承之庸之之庸同蓋言用之
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
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此卽車服以庸之事也而
王氏乃以爲民功之庸謂上之所用用民功爲主此
附會之說也唐孔氏旣以四朝爲四朝方岳之下遂
以敷奏以言以下亦巡守之所行其說謂諸侯四處
來朝每朝之處舜使自說已之治政依其言明試之
以要其功如其言則賜以車服余謂四朝旣不依孔
氏之所說則此說亦不可從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沈博士謂堯遭洪水天下分絕故舜始分爲十二州
禹平水土然後更別九州其說蓋謂肇十二州乃在
禹平水土之前反復考之沈氏於經初無明文可據
彼徒見商詩言九圍商書言九有王制雜記商周之

制亦稱九州而十二州之名未聞于夏商之時兼又周官職方爾雅亦只載九州遂謂十二州乃洪水前權宜分置禹既平水土乃復舊制爲九州夏商承之故亦爲九州殊不知舜居攝二十八載堯殂落之後是時水平已久舜尙有咨十二牧之言安得爲洪水之前舜分十二洪水之後禹復正而爲九而不復爲十二哉兼周官職方載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有幽營而無梁青幽營并三州本皆舜時分置之州名若使洪水之前有此名洪水之後禹重正

之復于舊如禹貢所載則幽并營之名至禹平水土之後已無聞矣豈至商周而猶有存者余竊謂洪水之初禹別九州而治之既平之後舜乃分爲十二故於九州之外別立幽并營三名夏商周承之故幽并營之名猶存然詩書職方爾雅只載九州者蓋舜于平水土之後實分爲十二至夏商時或有重合而爲九或去徐梁而存幽并之名或去梁青而存幽營之號不可得而知惟唐孔氏按左傳宣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此說似

乎有理故漢孔氏亦直謂禹治水後舜分冀州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置十二州程氏林少穎皆依此說但唐孔氏謂禹貢治水通鯀爲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治水功畢二年之後分十二州林少穎此說甚合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說與孟子八年於外之說但少穎既有此說自信不篤及疑舜居攝次年則巡狩朝諸侯考制度使治水未平則此禮不可得而講觀此則治水功畢又當在居攝之前數說皆齟齬學者當闕之原少穎之意蓋謂如前之說治水功

畢故在居攝數年之後今考之經前旣載舜居攝之事次載舜歲二月東巡守之文是巡守近在居攝之二年矣巡守欲周行四方若時洪水猶未平舜如何巡守今舜旣以二年巡守則治水之功當先二年而畢由前說則功畢于數年之後由後說則功畢于二年之先故少穎以爲齟齬不合學者當缺而不論余謂少穎前說極當後說乃考之未深論之未熟耳何以知之蓋典謨所載堯舜之事雖因其事之先後次第載之然實非一時事或近在一日或遠間數十載

作史者因其先後而次第錄之以成文理正不可聯
爲一時之事若堯典旣載命羲和卽及若時登庸卽
及若子采卽及鯀治水命舜禪位豈可聯爲一時事
謂堯旣命羲和卽行下數事哉今舜典前旣載舜居
攝之事次卽載舜二月東巡守之文竊意舜之居攝
旣輯瑞爲諸侯正始矣數歲之後洪水旣平于其中
間以歲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巡守四岳又豈可
聯爲一時之事謂舜旣居攝卽以次年巡守遂以此
疑治水功畢于舜居攝之前乎學者當精思也封十

有二山濬川者洪水之後舜旣分十二州封殖十二
州之山與其川而深濬之封山所以禁採伐濬川所
以除壅蔽恐其後爲水害也孔氏乃以封訓大每州
取山之殊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夫左傳云封豕長蛇
則封可訓大矣但此封若訓大當言大十有二山其
文不順故不若訓以封殖之封十二山諸儒皆以爲
十有二州各封一山之太者以爲鎮亦不若凡十二
州之山皆封殖之川皆深濬之如禹貢九山刊旅謂
九州之山皆刊木而旅祭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皆

疏滌其根源也山言十二而川不言者胡益之云川
之交會非若山之可以州別故不言十二觀此說似
有理故特存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
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象以典刑漢孔氏以象
訓法蘇氏亦依其說唐孔氏遂引易繫辭云象者像

此者也是象爲放法故以象訓法謂各象其所犯程
氏亦謂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而說文謂象刑爲畫
象之刑其說蓋出于大傳與漢帝之詔雖若相似然
以象爲畫象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不順兼又荀
子謂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
爲治則人民莫觸罪非特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
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亂
莫大乎此惟薛氏云世俗謂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
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歷考數說惟王氏之說爲長王

氏之說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刑象于象
魏是也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
垂以示之使知所避苟不垂以示人使知所避及陷
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此舜所以象以典刑
者蓋示民以常刑之法使知所避也周官司寇正月
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于象魏
使萬民觀法象挾日而斂之此卽所謂象以典刑者
也林少穎謂此象以典刑一句乃統說其事自流宥
五刑至怙終賊刑乃垂示典則之目也此說雖可喜

然象以典刑爲統說以流宥五刑以下爲象刑之目
則是舜刑特有流鞭扑贖數等無五刑正法按大禹
謨舜美臯陶作士有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
宅五宅三居皆先言五刑而後言五流則此不應只
說五流以下而不言五刑正法余謂象以典刑是舜
示民以常刑常刑卽五刑也旣言五刑故下言流宥
五刑卽是五流此說與帝舜之言合故此說以少穎
爲長流宥五刑漢孔氏謂流放之法宥五罪唐孔氏
廣其說謂據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

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流之遠方王
氏諸儒皆同此說其說極當舜既以五流宥五刑之
輕者至於官事不治其罪至輕又不應致以五刑五
流之法亦不應宥而赦之者故舜又立鞭箠之法以
爲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三百
卽鞭作官刑是也其有學校之間不勤學道者卽扑
之以爲學導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卽扑作
教刑是也然舜又謂人有過悞入罪罪涉疑似鞭之
刑之宥之赦之皆所不可故又作贖刑是也但孔氏

謂金爲黃金唐孔氏謂安國以此金爲黃金以呂刑
其罰千鍰爲黃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
銅鐵總號爲金周官考工金之工七其所爲者有銅
有鐵是銅鐵皆爲金則此黃金呂刑黃鐵是皆今之
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後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
兩令與銅相敵此說亦有理舜垂刑象旣立五刑五
流鞭扑與金贖之法矣故於下文言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以見用上數等刑罰皆原其情而爲輕重也漢
孔氏謂過而有害乃緩赦之程氏謂眚過也過失而

入於罪者災害非人所致而至者胥則縱肆寬緩之
災則赦而除釋之林少穎謂胥災者不幸而人於罪
戾其罪非己作或爲人罣悞而入於刑如論語所謂
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情在所恕逋逃
未獲則肆之已獲而囚繫則赦之曾氏又謂自生謂
之胥天火謂之災胥災雖有所肆亦赦焉怙終賊刑
漢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程氏謂怙恃其惡與
終固爲非者殘害之以刑蘇氏謂恃惡不悛以害人
則刑之曾氏謂內怙財外怙寵謂之怙成而不肯改

者謂之終怙終而有賊則刑之數家之說皆有可取
惟林少穎謂孔氏以賊刑爲刑之殺豈有聖人用刑
所以賊人故引左傳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
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少
穎引此蓋謂左傳所言昏者墨者賊者卽殺之其文
勢與怙終賊刑相似故其說謂怙乃怙恃其惡終乃
爲惡而終不改賊乃賊害人者此三者情重故皆刑
之夫少穎解此旣謂怙終賊刑三者情重當刑則上
胥災肆赦不當謂胥災者則肆緩而赦宥之亦當謂

青者災者肆者三者情輕皆赦之蓋自己所悞爲謂之青因人而致罪謂之災縱緩自怠於事不勤謂之肆三者情輕是舜所以赦之也鄙見如此更在學者精思去取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程氏謂史官旣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之意曰舜之用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孔氏云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愛欲得中以此爲舜言非也史官旣言慎用刑於是又論誅四凶之罪以見其用刑之當也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

禦魍魎杜注以渾敦爲驩兜窮奇爲共工檮杌爲鯀饕餮爲三苗據此而言舜流四凶在歷試之初肇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乃在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前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爲証非謂肇十二州而後誅四凶也唐孔氏亦云此四凶者徵用之初卽流之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書先叙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驗其刑當之實此說得之但鄭氏徒見此經先言肇十二州而後言誅四凶以爲治水旣

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
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用人之子而流放其父則禹
之勤勞適足以致父之殛於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
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豈不迂哉唐孔氏亦謂
流者移其居處若水之流然放者使之自治竄者投
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述作之文體
耳此說得之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四地名孔氏因北
狄南蠻西戎東夷之說遂以幽州爲北裔崇山爲南
裔三危爲西裔羽山爲東裔竊意孔氏所以有此說

者徒見左傳有投諸四裔之言遂分東西南北之異
要之左傳所謂四裔亦猶言四處而已非有南北東
西之異也況四凶之惡貫盈故投之遠惡之地其何
以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此必無之理也四凶不
誅于堯世而誅于舜時紛紛之說多矣惟周恭叔謂
四凶皆有過人之才在堯之時朝廷清明禹皋稷契
之徒相與彌縫無所肆其惡則堯雖欲誅之其可得
乎況靜言庸違方命圯族堯已知其惡非堯不能知
也及一旦舜舉于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然後始有

何言詩角 卷二 三
不平之心其罪已著舜雖欲不誅其可得乎四凶之
惡其始也見用于堯其終也見罪于舜皆自爲之堯
舜豈容心于其間哉此說盡之旣言誅四罪而繼以
天下咸服蓋言罰有罪而天下心服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漢孔氏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年自
正月上日至崩凡壽一百一十七歲唐孔氏按堯禪
之年卽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更得二年

卽爲歷試三年更加舜居攝二十八年合後舜三十
在位之數是堯壽實一百一十六歲孔云一百一十
七者悞也舜攝二十八載而堯崩不曰崩而曰殂落
漢孔氏謂卽死也唐孔氏廣其說謂殂往也言命盡
而往落者若草木之落也故王氏諸儒從而爲之說
曰魂氣歸于天故謂之殂體魄降于地故謂之落此
說極當堯之盛德浹洽人心今旣殂落百姓思之如
失父母三年之間四海之內皆盡絕八音而不復作
樂蓋思堯而不忍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止卽正月也元日卽上日也舜前以正月上日受
終文祖乃是攝位未嘗卽政今堯旣崩三年喪畢故
以正月復至文祖之廟告已踐天子之位也前言正
月上日此言月正元日特史家變文耳初無別義王
氏乃謂卽月而後有政故言正曾氏廣其說舜之中
國踐天子位之月格正以更一代之始建元以更一
君之始故言月正元日夫舜前雖受終天下乃堯之
天下故用堯之正元堯喪畢踐天子位于是月則始

用舜之正元也殊不知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故
王氏曾氏所以藉爲曲說非通論也惟唐孔氏謂正
訓長月正言月之最長卽是正月上日日之最上元
日卽是上日且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
若孔云令月吉日又變言吉月令辰此說如何漢孔
氏與諸儒皆謂此月正乃舜服喪三年旣畢之正月
按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
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旣言如此而此

又承三載四海遹密八音之下故知此月正卽服堯喪畢之正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旣卽政之後詢謀于大臣求所以治天下之事也曾彥和謂于者往之之詞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詢于四岳者謂往就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若十二牧則咨誨之而已無所往故不言于余竊謂此所謂詢于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下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乃其所以謀

四岳之事也不必曲爲之說惟唐孔氏解此言達而得理謂舜告廟旣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者爲闢四方之門使爲已廣大仕路招置衆賢明四方之目使爲已遠視四方達四方之聰使爲已遠聽於四方恐遠有所蔽塞故令爲已悉聞見之此說甚善一說又謂天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君門萬里黼座九重不能徧知故舜卽政之初首詢四岳使之闢四門所以來此明四目者所以視此達四聰者所以聽此蓋欲四方之情雖至遠常不越乎廉陛之下耳目

之間焉此說亦然夫四方之來各由其門而入則門固以四言若耳目者特人君之兩耳目之聰明耳何言四目四聰哉蓋人君端處一堂覽觀四方四方之情皆欲耳聞而目見故言四目四聰蓋欲耳目之力常徧察四方故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前詢于四岳則已詢之在內之臣矣此咨

十有二牧則又及于在外之臣焉曰咨曰詢皆是訪問之意也夫天生聖人爲之司牧則人君爲天牧民也人君縣地千里而寄之州牧則牧守爲君牧民也牧民之道以食爲先言食哉惟時欲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李校書謂書稱惟時亮天工惟時有苗弗率皆以時訓是則食哉惟時亦應訓是而先儒乃謂當以敬授民時之時者以句自此絕則訓自當異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孔氏謂安遠如安近鄭元謂能猶如也安遠之國順如其近

者蘇氏謂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王氏謂遠者柔之而已近者吾所治也故當能之曾彥和廣其說謂富之教之刑賞因革無所不能故曰能邇此數說皆費訓釋不若李校書之說爲近而易見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文能耐皆同字則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遠人修文德以來之所謂柔遠也至于邇人尤在所能忍以有濟昔人所謂弗擾獄市又言不如是何以爲京師皆能邇之謂也詳考李氏之意蓋以能邇若世俗所謂忍耐得住況人之

不能相容者皆謂之不相能能則實耐之意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諸儒皆謂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蓋進德而用之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謂之任人謂其包藏不可測知若婦人之妊娠焉謂之難任者過絕之使不得進皆退不肖而遠之也此說雖善未若毛李中謂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誠能于有德者惇之元善者允之是非取舍足以服羣小人之心八君雖未嘗求遠而斥之彼自不敢進此惇德允元乃是難任人之道此說極善自食哉惟時至而難任人是

數者誠能行之則內治舉矣內治舉則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胡益之謂蠻夷以身率之則服此說誤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既終堯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卽政而稱帝此稱舜曰者所以別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屬之堯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以屬舜也故于此特稱舜曰

以別之林少穎謂書之所載至爲謹嚴蓋懼其涉于疑似有以啓後世異同之論也舜既卽政咨於四岳將求其可以宅百揆者故咨以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其意蓋謂百揆之職其任至重所以亮采者在是所以惠疇者在是非已試之效不可居其職故舜必欲求能奮起其功廣堯之事者然後使之宅之以當堯之時能奮功廣事則已有成效可驗故用之則無不稱其職薛氏乃謂帝載猶云王事殊不知帝載自他人言之則可謂之王事自舜言之則不應

何書詩解 卷二
自指其事而謂之帝事則帝載實堯事也亮采惠疇
亮蓋如弼亮之亮寅亮之亮疇蓋如九疇之疇疇之
爲言類也謂居百揆之職也於弼亮朝廷之事皆當
各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也孔氏乃以疇爲誰
謂舜求人居百揆之官咨于四岳謂信能立其功順
其事者誰歟以亮采惠爲一句以疇爲一句文勢不
順王氏以亮采爲明其事惠疇爲順其疇衆其意以
疇爲百官之疇衆夫以疇爲百官之疇衆則不當言
惠惠之爲言順也百官當稟命于百揆豈有以百揆

之尊而反順于百官之衆于理不通皆不可取唐孔
氏按國語云有崇伯鯀賈遠云崇國名伯爵也以伯
禹必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受其伯爵故稱
伯禹恐有此理四岳旣採衆議薦禹舜于是俞而然
其舉且稱美禹曰汝平水土實有成績今居是職可
不勉哉故曰惟時懋哉舜旣命禹使居是任禹則稽
首而拜讓于稷契臯陶蓋推賢遜能之事也稽首首
至地也唐孔氏謂拜稽首蓋謂拜而稽首也稷官名
也契臯陶皆稱名而稷稱官者唐孔氏謂出自禹意

不必強解其說是也禹既讓于稷契臯陶舜則俞而然之直曰汝往哉蓋謂所讓之賢非不當才皆已各有職任汝不可不往下文言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汝作士皆因禹之讓稱美前功以見其各有職任禹不可固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九官或讓或不讓學者多疑之沈博士謂舜命九官有知其人而命之者有咨于衆而命之者已知其人則不復咨于衆而受其任者亦不辭咨于衆而

得人雖任之無疑而受任者必辭遜而居職所謂濟濟相遜也此說雖有理不若唐孔氏爲有據孔氏謂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前功以勸之故林少穎特從其說且按孟子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是皆在舜未卽位之前分列于九官之次者特爲禹既讓此三人舜不之許姑稱述其功而申儆之焉且以見其各有職任無可遷者也由少穎此說以考之則因讓述效或云益稷脫文重出於此余謂夔

龍之命乃因伯夷之讓而重述其功夔亦因贊其所
職之效正不可指爲脫簡也棄稷之名也蓋其生棄
之隘巷寒冰平林故以棄爲名也禹既讓之故舜稱
其名而美其功曰洪水未平黎民之艱阻而在於饑
餒者惟汝居稷官教民敷播百穀則汝功誠可嘉也
蓋禹既讓之舜不從故稱其功以慰后稷之心也穀
品雖多未應有百言百穀百以穀品在粟麻麥與夫
秬秠糜芑之類其種非一故取數多以百言之稷爲
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謂之后稷者官實
名稷特以棄居稷官雖在朝爲公卿亦分土胙民爲
諸侯尊而君之故稱爲后稷如呂刑稱三后夔稱后
夔皆尊而君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因禹讓稱美前功而申命之也五品謂父子君
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各有尊卑品秩故謂之五品
因其品秩而教之故謂之五教卽父子教以親君臣
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者也要之品乃
自然之秩教乃因其秩而施其教也左傳以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典不若孟子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爲五典足以盡人倫之道舜之意謂往者教化不明百姓不相親睦五者尊卑品秩之序皆不遜順吾旣已受命汝作司徒以掌是事則汝往乃職可不敬敷五典之教以教之乎然雖教之又須寬以居之不可急迫陳少南謂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爲僞蘇氏謂敷此五教以敬爲主以寬濟之以敬爲主者匡之直之之謂濟之以寬者使自得之之謂二說雖美惟少穎之說爲詳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亦因禹讓稱述前功以申警之也按孟子之言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稷播百穀契敷五教雖無用臯陶之文然下繼以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則臯陶亦與稷契同時登庸也以此推之可以知臯陶前此已爲士師久矣王氏見此蠻夷猾夏之言遂謂是周大司馬之官當舜之時以士師兼之其意蓋謂蠻夷猾夏非刑可制必加以兵故謂

臯陶實兼掌兵刑之任諸儒和之以謂唐虞兵刑之官合而爲一成周分而爲二殊不知此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之下特云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未嘗有兵也兼後誅三苗之兵而禹掌之未嘗用臯陶則謂臯陶兼掌兵刑之任其說非也然而此必先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胡益之謂天下本無事蠻夷內侵人民離散常法一曠則寇賊姦宄因而生焉其意蓋謂前此蠻亂中國中國之人因此而肆爲攻劫之寇殺人之賊在內之姦在外之宄故命臯陶作士

以治此寇賊姦宄之人而主意初不在蠻夷猾夏林少穎求其說不得乃謂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雜居如揚州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之類則猾夏者蓋此輩此亦牽合之說也唐孔氏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于人作與奪之勢爾此說有理士理官也鄭元謂士察也主察刑獄之事故謂之士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有服服其罪也呂刑謂上

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五刑謂五流不忍
加誅制爲五等流法以宥之也有宅者居其所之謂
也蓋臯陶作士于五刑則原其輕重而服其罪而所
服則有三就焉于五流則亦原其輕重而宅其地而
所宅則有三居焉三就者孔氏謂行刑當就三處大
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說甚善蓋五刑所服
其罪各有輕重五流所居其流各有遠近其說可以
該五刑此王氏爲長惟明克允者蓋五刑五流其用
各有輕重遠近惟明足以有察則能原人之情而定

其罪故或刑之或流之斯能允當也舜命契爲司徒
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在至
重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於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禹旣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爲司空以代
禹者也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氏
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唐虞以上謂之共工此說恐
未盡唐虞謂之共工然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

是出僉曰垂哉四岳見垂能任百工之事而薦之也
垂有創物之巧精于制器所謂垂之竹矢是也汝共
工謂使汝居是官猶汝后稷播時百穀意孔氏見無
作字遂云共謂共其執事則與堯典所稱者異文無
是理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按孟子禹平水土之初舜命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
之則益掌山澤亦已久矣至此又命之者蓋洪水未

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雖欲施功有不可得故先
禹而命益使焚山澤以除草木之障塞禽獸之逼人
今洪水既平舜將求人若上下草木鳥獸故朝臣以
其前曾焚山澤能知鳥獸草木之宜故其薦于舜使
作虞官也若之爲言謂順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所謂若
上下草木鳥獸其事與烈山澤而焚者不同故知此
命與前命實不同不可泥孟子而疑此也唐孔氏謂
此官以虞爲名言朕虞者猶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

然則名官爲虞者豈非欲其度鳥獸草木之宜而若
之乎若草木鳥獸而言上下草木鳥獸先儒以上爲
山以下爲澤猶言若山澤間所生草木鳥獸爾要之
草木鳥獸或上而生于山或下而生于澤則謂上下
爲山澤亦有理也但益所讓朱虎熊羆孔氏以爲二
人據左傳謂高辛氏有才子伯虎仲熊旣爲二人則
朱與熊亦當爲二人朱博士云及斯伯與三人也故
云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言爲善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禮之品有五吉凶軍賓嘉是也五者其別有三十六
周官大宗伯備言之是典禮之官於此五者無所不
掌今舜欲求典禮之官乃使之典三禮孔氏謂三禮
爲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則此三禮特五禮之所謂吉
禮而已然巡守尙修五禮不應此獨典三禮林少穎
謂典禮之職於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
以郊廟祭祀爲主故但云典三禮蓋人君盡孝敬以

祀天地祖宗則民歸厚此實禮之本也此說甚善舜既咨四岳欲求典禮之官故四岳採衆臣之議同辭以伯夷爲薦說者謂舜命九官惟宅百揆與三禮言咨四岳蓋重其事故必咨于大臣一說又謂禹伯夷言咨四岳而薦之之辭亦以僉曰爲言者意當時亦必詢于四岳經不言者蓋史官經緯其語以成文理使上下文勢互相發明二說皆近似故特存之四岳既薦伯夷故舜乃俞而然其所薦且咨伯夷曰汝伯其爲

我作秩宗以典禮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蓋宗如宗主之宗故先王之制一族之內以長子主祭祀則謂之宗子記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則長子之謂宗子者以其爲祭祀之主故謂之宗子然則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被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宗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亦此意也舜既咨伯夷使作秩宗于是戒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寅也直也清也三者皆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

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污伯夷誠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必感之矣一說謂戒伯夷曰汝典禮之官誠能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之道肅清而神無不格此說亦通舜既知伯夷可用而戒飭之言又精切如此伯夷乃因讓于夔龍宜舜所以不許其讓而戒以往欽哉者蓋欲其往敬乃司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佻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亦因伯夷之讓故舜稱前所掌而申戒之也說者多謂前稱稷契臯陶皆直言汝作司徒汝作士未嘗言命典樂命汝作納言則夔乃因伯夷之讓而任用之不可謂二臣前已任用至此特申戒之也殊不知新命之臣未嘗不讓若此二臣亦爲新命則何獨不讓況舜一命夔夔卽應聲音百獸率舞若二臣果新命何爲一旦能致如此之功效哉此必不然也胄子者胄之爲言胤也胤之爲言嗣也繼父世者爲長子胄子卽長子也卽王制所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是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舜戒夔以教胄子之法皆所以發揚宣導使因其和聲作其和心心和則于道必超然獨得故也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卽教以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卽教以樂語也蓋人之氣質直者常勁正而不溫和不寬者常緩怠而不莊栗莊栗卽恭謹之謂也剛強者常失于苛虐簡易者常失於傲慢皆失之一偏不合于中和之理故教者因其直

則教以溫因其寬則教以栗因其剛而教以無虐因其簡而教以無傲皆使歸于中和不蹈一偏之失此所謂教以樂德也旣教以樂德則氣質全矣氣質全然後可教以樂語而發越其良心自詩言志以下皆是也詩如今三百篇之類古亦有詩謂之詩言志者蓋使之諷誦其詩卽詩以稱述其所志也旣以詩言其所志則情動于中而言有不足以盡其志者故欲使之卽是詩而歌之所以永其所言卽所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非于詩之外又有所謂歌也旣歌以永

言則發揚蹈厲已極其所欲言矣故又以其所永之言依之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言與聲既協由是播之于十二律以和之使前所言所歌常寓于聲律之間一聞聲律則向所言所歌雖愈久而常不越于耳目之近教之至此則邪心蕩盡良心日生教人之道復有妙于此者乎舜既以是戒夔然又恐夔教之不力故又教之以樂教之能至于此則八音諧和疾徐高下各有倫類無相侵奪幽而神明而人且和矣况胄子哉唐孔氏謂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此說是也

一說又謂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爲教人之道且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是教人者欲其直詩曰載色載笑是教人者欲其寬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是教人者欲其剛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是教人者欲其簡夔將以樂教胄子必在我者有是德然後可以用樂自詩言志以下所謂以樂教人也故有是德然後用樂則樂之和且可以感神人况胄子乎儻無德以爲之本而徒用樂以爲之文則所用樂者不過聲音節奏之間而已何以教胄子哉是故大司樂之教國子亦必

以德爲之本而後以六樂爲之文者正此意也此說不若前說爲長然參之命伯夷典禮旣言咨伯汝作秩宗于下卽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皆言典禮之官其德當如此則此言命汝典禮教胄子于下卽言直而溫至簡而無傲者是亦教人者其德當如此以此推之故知後一說于經亦通故併存之舜旣命夔典禮教胄子夔卽對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者皆疑之謂舜方命以職不應遽有是效皆指爲益稷脫簡重見于此余謂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已意此學

者大患况舜命九官其不讓者考之孟子皆是前此用之已久至此特因其相遜重述其所掌以申警之故自稷契以下皆不讓不讓者旣爲舊有職任則夔之典禮蓋已久矣舞獸之效正不可疑其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唐孔氏謂夔言此者以舜戒以神人以和欲使勉力乃答之以百獸率舞言此帝德已及鳥獸此說幾是然唐孔氏以此明夔所以言此之意則善但所以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言則未詳惟王氏之徒謂堂上之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

以象鳥獸萬物之治石者堂上之樂也夔方擊石拊石以象宗廟朝廷之治鳥獸不待堂下之樂固已率舞以此見舜功化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堂上之樂非止于石特曰擊石拊石者蓋八音惟石難諧舉石則餘不足道也詩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此知樂之和由石聲而依之也夫石一也或言擊或言拊唐孔氏謂擊是大擊拊是小擊言其輕重各有法也於字釋文無音當如字作一句連讀而曾彥和林少穎諸公皆云此當爲嘆而自

作一句讀爲鳥字如堯典言僉曰於鯨哉之於同此說亦通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也聖嫉也史記言畏忌讒說則聖爲嫉可知讒說邪說也殄行孔氏謂舜嫉讒說能殄絕君子之行不若陳少南殄絕也詭異卓絕之行使人不可跂及者是之謂殄行讒說殄行是二事皆足以恐動人之耳目使人厭常而好

怪背正而趨邪有害于治故舜嫉之嫉其能震動驚
恐我衆民也夫讒說殄行舜旣嫉之嫉之而不以嚴
刑峻法禁約之誅斥之而乃命龍作納言之官使之
出入上下之言者何哉蓋讒說殄行所以能恐動衆
聽者特上之志意不宣于下則君之向背民不得而
知故讒說殄行日以鼓惑其觀聽下之志意不達于
上則民之向背君不得而知故讒說殄行而君無自
而察惟納言之官受上言而宣于下使民皆知君之
所向在此莫不惟君是從受下言而達于上使君皆

知民之所向在此又以觀其革與不革如是則上下
之情交孚讒說殄行不攻而自破又何必驟加以刑
哉然旣言夙夜出納又言朕命惟允者蓋舜之意謂
讒說殄行惑人之甚雖命龍革其弊又恐龍于出納
之際或以邪爲正或以僞爲真不能自知故又教之
朕命惟允欲其出納之際惟取信于君命其合于君
命者乃正言正行不合于君命者乃邪說殄行也如
是則出納之際知如是而爲讒說如是而爲殄行有
所不革革之無不中其弊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既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至此又總而勅之故言汝二十二人則所謂二十二人者蓋四岳一人加十二牧爲十三人又加九官是爲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孔氏以四岳爲四人故謂二十有二人乃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意蓋謂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戒飭此說不然矣夫稷契臯陶是申命四岳十二牧

豈非申命哉四岳十二牧猶申戒之何獨遺于稷契至林少穎亦以四岳爲四人知孔氏說不通又曲說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舜特咨二十二

人者蓋當時或有兼居岳牧之任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故言二十二人也凡此皆不可用人君代天理物故百官之事莫非天工四岳九官十二牧實人君使之亮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如弼亮四世之亮謂欲以輔相天工其事甚重非簡忽所可能故舜必戒以欽哉惟時亮天工蓋欲其以欽敬爲心

惟以是欽敬之心輔相天工也一說又以時如百工
惟時之時謂百工之事各因時赴功故戒以欽哉惟
當因時以亮天工此說雖通然史記載此言直云惟
時是相天事則不若從前說爲可據舜旣飭之使亮
天工然又恐其行之或不力故繼言吾三載考爾之
功以觀爾職之稱否繼而至于三考九年則勤者功
旣久而必成怠者時旣久亦可以知其無績吾于是
升陟其明黜退其幽而加誅賞焉如此則庶績無有
不廣汝可不勉哉此正舜欲其各勉乃事故預要其

效以勸之也唐孔氏疑庶績咸熙非舜語乃謂自三
載考績以下乃史述舜事實非舜語其說蓋謂舜命
羣臣之後經三年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黜陟幽明
羣臣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殊不知詳
味此文實舜語豈可謂舜止言欽哉惟時亮天工不
應于此曰庶績咸熙胡不觀堯典旣分命申命羲和
繼又總而申戒之亦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文勢略相似豈可謂彼爲堯語此非舜
語哉學者詳味之其理自見分北三苗此句不與上

命言詩解 卷二
文相連不可曲爲之說只是舜既咨二十二人之後
繼而分北三苗故作史者因而錄之于下爾三苗之
君前已竄于三危然未滅其國至是猶怙惡不悛舜
恐其同惡相濟終或召亂故分北如成周之商頑民
善者則表厥宅里惡者則殊厥井疆此所謂分北也
唐孔氏云分謂別北謂背此說得之鄭氏謂三苗卽
所竄于三危者既竄而復不從化故分北之誤矣禹
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則是所竄于三危者當洪
水旣平之時已丕叙矣不應于此復爲亂故當從前

說爲是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居側微三十年然後堯徵用之歷試三年然後居
攝居攝二十八年堯崩終喪三年然後踐天子位則
舜踐位乃年六十二今此言舜三十徵庸又三十在
位則是在位始年六十不同者何也蓋舜在位實年
六十二但作文之體上旣言三十徵庸下又言五十
載乃死不應于此言三十二在位故取其句讀而舉
其全數以三十言之如詩三百十一篇孔子特言詩

三百不言十一篇者亦以下語之法以便爲貴故舉其大數便于句讀而已一說謂歷試三年在二十八年之中更加居喪三年是舜徵用三十年在位也此說亦通舜宅帝位三十三年然後薦禹薦禹十七年然後舜崩是故旣踐位後五十載乃死孔氏以陟方乃死謂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其說本于檀弓有舜葬蒼梧之野一句然孟子言舜生諸馮卒于鳴條則死于蒼梧其說不可信矣况揆以理有大不可者蓋實爲舜升遐而死也故成王升遐書

亦曰惟新陟王但韓退之亦知孔氏升道南方之說爲不然而以陟方爲升遐至乃死則謂作書者以此釋陟方義其意以謂上旣言升遐不應于此又言乃死非下語之法殊不知揚子亦言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此文勢相同安可以語法爲疑而曲生意義哉林少穎之說正出于此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飶此亡書之序也唐孔氏謂安國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則

以序附于本篇之末故此序在此林少穎謂其書旣
逸則其序之義不可得而強通漢孔氏乃謂舜釐治
下土之諸侯各設其官使居其方又爲民別其姓族
之生分其類使相從故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飶凡十
一篇汨治也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橐勞也飶賜也
此皆順序文而爲之說未必得書之意故唐孔氏亦
謂凡此三篇之序旣不見其經暗射難以考中孔氏
爲傳特順其文而爲之爾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
甚善河南劉敞謂九共當作九邱卽八索九邱者是
也古文邱字並與共字相似安國爲隸古定不知邱
字誤以爲共遂肆意云述職方以除九邱况職方一
官出於周公孔氏未嘗刪述何云述職方以除九邱
又此序言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故知九共當作九邱
篇言一州故云九篇敞之說若自有理然書旣亡矣
無從可據姑亦存之未敢信然也

臣
顧德慶恭校

